



國家「十二五」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
新編元稹集

四

〔唐〕元稹原著

吳偉斌輯佚
編年箋注



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
三秦出版社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國家「十二五」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
新編元稹集 四

〔唐〕元稹 原著
吳偉斌 輯佚 編年 箋注

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
三秦出版社

新編元稹集第四冊目錄

元和四年己丑(809)三十一歲(續)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◎竹簟(九月間) | 1509 |
| ◎擬醉(九月間) | 1512 |
| ◎懼醉(九月間) | 1515 |
| ◎勸醉(九月間) | 1518 |
| ◎任醉(九月間) | 1521 |
| ■狂醉(九月間) | 1523 |
| ◎周先生(九月間) | 1524 |
| ◎病醉(秋冬間) | 1527 |
| ◎直臺(九月十月間) | 1530 |
| ◎祭亡妻韋氏文(十月上旬) | 1533 |
| ◎城外回謝子蒙見諭(十月上旬) | 1542 |
| ◎空屋題(十月十四日夜) | 1546 |
| ◎初寒夜寄盧子蒙子蒙近亦喪妻(十月中旬) | 1549 |
| ◎楊子華畫三首(十月十四日之後之中旬) | 1552 |
| ◎劉頗詩(十一月初) | 1561 |
| ●有唐武威段夫人墓誌銘(十一月中下旬) | 1567 |
| ◎臺中鞠獄憶開元觀舊事呈損之兼贈周兄四十韵
(十月十三日後的冬天) | 1591 |

◎遣悲懷三首(冬天)	1613
◎答友封見贈(冬天)	1626
◎答子蒙(隆冬)	1630
◎爲河南府百姓訴車狀(年末)	1633
◎除夜(十二月三十日)	1645

元和五年庚寅(810)三十二歲(一百七十九首)

◎論浙西觀察使封杖決殺縣令事(正月上旬或中旬)	1650
◎辛夷花(正月十八日,或正月二十二日)	1659
●盧十九子蒙吟盧七員外洛川懷古六韻命余和(初春) ...	1664
◎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(一二月間)	1668
◎夢井(一二月間)	1678
◎廳前柏(一二月間)	1686
◎同醉(一二月間)	1689
◎先醉(一二月間)	1694
◎獨醉(一二月間)	1697
◎宿醉(一二月間)	1699
◎羨醉(一二月間)	1702
◎韋氏館與周隱客杜歸和泛舟(一二月間)	1704
◎劉氏館集隱客歸和子元及之子蒙晦之(一二月間)	1710
■酬樂天見元九悼亡詩見寄(一二月間)	1714
●櫻桃花(二月十五日)	1715
◎寄隱客(二月中下旬)	1718
◎憶醉(二月底)	1725
●憶事(二月底)	1728
■分務東臺奏章移文二十七篇(元和四年七月至五年二月)	
.....	1730

◎三泉驛(三月三日)	1733
◎元和五年予官不了罰俸西歸三月六日至陝府與吳十一兄 端公崔二十二院長思愴曩遊因投五十韵(三月六日) ...	1737
◎東西道(三月十日前)	1765
◎郵竹(三月十日前)	1768
◎誨侄等書(三月十七日)	1772
◎山竹枝(三月十八日或十九日)	1790
◎輞川(三月十八日或十九日)	1793
◎思歸樂(三月十七日後、三月二十四日前)	1796
◎春鳩(三月十七日後、三月二十四日前)	1818
◎春蟬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821
◎兔絲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826
◎古社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832
◎松樹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840
◎芳樹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847
◎雉媒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851
◎箭鏃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862
◎大觜烏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867
◎四皓廟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886
◎青雲驛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904
◎分水嶺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929
◎分流水(三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)	1939
◎陽城驛(三月二十四日)	1942
◎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館夜對桐花寄樂天(三月二十四日 晚上)	1982
■貶謫江陵途中寄樂天書(三月二十四日晚上)	1988
◎桐花(三月二十四日晚上)	1990

■武關南題山石榴花詩(三月二十五日)	2012
○感夢(行吟坐嘆知何極)(三月二十五日)	2014
○村花晚(三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間)	2016
○貶江陵途中寄樂天杓直杓直以員外郎判鹽鐵樂天以拾遺 在翰林(貶江陵途中前期,大約在三月下旬)	2020
○渡漢江(四月間)	2025
○賽神(村落事妖神)(四月間)	2029
●薔薇架(四月間)	2048
○襄陽道(四月間)	2051
●襄陽爲盧寶紀事(五首)(四月間)	2054

元和四年己丑(809) 三十一歲(續)

◎ 竹 簟^{(一)①}

竹簟襯重茵，未忍都令卷^②。憶昨初來日，看君自施展^③。

錄自《元氏長慶集》卷九

[校記]

(一)竹簟：本詩各本，包括楊本、叢刊本、《萬首唐人絕句》、《佩文齋詠物詩選》、《全詩》，均未見異文。

[箋注]

① 竹簟：詩人以竹簟為題，抒發自己對七月病故妻子的哀悼與懷念。雖然祇有短短的二十個字，但在字裏行間，我們已經充分感受到詩人對韋叢的真摯愛意。竹簟：竹席，夏天用的卧具。韓翃《送南少府歸壽春》：“淮風生竹簟，楚雨移茶灶。若在八公山，題詩一相報。”蘇軾《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》：“竹簟暑風招我老，玉堂花蕊為誰春？纖纖翠蔓詩催發，皎皎霜葩髮鬪新。”

② 重茵：指雙層的坐卧墊褥。《韓詩外傳》卷六：“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，遭齊君重鞞而坐，吾君單鞞而坐。”《東觀漢記·祭遵傳》：“時遵有疾，詔賜重茵，覆以御蓋。”《宋史·趙普傳》：“已而太宗至，設重裯地坐堂中，熾炭燒肉。”未忍：不忍心。常建《古意三首》一：“過客設祠祭，狐狸來坐邊。懷古未忍還，猿吟徹空山。”孟浩然《同王九題就師山房》：“江靜棹歌歇，溪深樵語聞。歸途未忍去，携手戀清芬。”

卷：收，收起。《儀禮·公食大夫禮》：“有司卷三牲之俎，歸於賓館。”鄭玄注：“卷，猶收也，無遺之辭也。”王起《和李校書雨中自秘書省見訪不遇》：“憶見青天霞未卷，吟玩瑤華不知晚。”

③ 憶昨初來日：這裏指韋叢跟隨元稹，於元和四年六月間來到洛陽而言，事情好像就發生在昨天一般，故言。憶：回憶。庾信《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》八：“連盟翻滅鄭，仁義反亡徐。還思建鄴水，終憶武昌魚。”韓愈《送侯參謀赴河中幕》：“憶昔初及第，各以少年稱。君頤始生鬚，我齒清如冰。”初來：新來，剛來。沈佺期《人日重宴大明宮賜綵縷人勝應制》：“千官黼帳杯前壽，百福香奩勝裏人。山鳥初來猶怯囀，林花未發已偷新。”李商隱《蝶三首》一：“初來小苑中，稍與瓊闈通。遠恐芳塵斷，輕憂豔雪融。”看：觀察，估量。《晉書·刑法志》：“古人有言：善為政者，看人設教。”吳兢《貞觀政要·論仁義》：“太宗曰：‘朕看古來帝王，以仁義為治者，國祚延長。’”君：這裏指詩人已經亡故的妻子韋叢。君，過去一般是對古代大夫以上、據有土地的各級統治者的通稱，有時也稱天子、諸侯之妻為“君”。韓愈《黃陵廟碑》：“堯之長女娥皇，為舜正妃，故曰君。”也用作對對方的尊稱，猶言您，表示尊敬。有時也對自己的妻子稱“君”。蘇軾《亡妻王氏墓誌銘》：“趙郡蘇軾之妻王氏，卒于京師……軾銘其墓曰：君諱弗，眉之青神人。”元稹、蘇軾這裏的用法相同。施展：展開。白居易《和寄樂天》：“酣歌口不停，狂舞衣相拂。平生賞心事，施展十未一。”司馬光《上皇太后疏》：“雖內懷反哺之心，而無以施展，臣竊為殿下惜之。”

〔編年〕

《年譜》“己丑庚寅在東都所作其他詩”欄內將本詩編入，沒有列舉理由。又在後面又補充道：“《竹簞》……似非江陵所作。元稹分務東臺時，韋叢隨至東都，所謂‘憶昨初來日，看君自施展’之‘君’指韋叢。此詩應是元稹貶江陵前在東都作。”《編年箋注》同意《年譜》意見：

“《竹簟》……作於元和四、五年間。見卞《譜》。”《年譜新編》引述《竹簟》全詩後認為：“‘竹簟’未卷，說明天氣還不太冷，當是元和四年秋作。”

《年譜》雖指明本詩是元稹作於東都，但仍然沒有言明作於東都監察御史任的具體時間。我們以為此詩雖沒有具體表明寫作時間，但仍流露出明顯的痕迹，詩云：“竹簟襯重茵，未忍都令卷。”竹簟到了應該卷起的時日，說明季候已到了深秋。根據元稹在東都監察御史任的起止時間——元和四年六七月至元和五年二月之間，以及韋叢病亡的時日——元和四年七月九日，我們可以斷定元和四年夏天韋叢隨同元稹來到洛陽，安置家中一切，包括鋪展竹簟；七月九日亡故之後，時間轉眼到了秋天，已用不到竹簟了，但詩人念及與妻子的深情，不忍馬上收起妻子親自鋪展的竹簟。此詩詩意已清清楚楚表明：作於元和四年的深秋，亦即九月間。

《年譜》“此詩應是元稹貶江陵前在東都作”的編年過於籠統，按照這種說法，自然也應該包括元和四年的冬季和元和五年的一二月在內，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。《編年箋注》“作於元和四、五年間”的編年同樣籠統也更加模糊。而《年譜新編》的編年意見無疑是確切的，不過我們仍然要說明一下：一、我們發表在《寧夏社會科學》二〇〇三年第二期的《元稹詩文編年新探》，已經明確得出本詩“作於元和四年深秋”，亦即九月間的結論，不知時隔一年半才出版的《年譜新編》引用了我們的結論却又為何不作任何說明？二、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應該是：詩文編年並不是把屬於同一年的詩文，不分先後次序就隨隨便便放到同一年中就算完成了詩文的編年，而是應該根據同一年詩文的先後次序給予科學的、合理的排列，這是詩文編年非常重要的一點，是不可隨意不可忽視的一點。而《年譜》、《編年箋注》、《年譜新編》恰恰在這一非常重要的一點上犯有屢見不鮮的錯誤。以本詩《年譜新編》編年為例，《年譜新編》將其編年在《除夜》之後，真是讓人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。

◎ 擬醉（與盧子蒙飲于竇晦之，醉後賦詩共十九首，子蒙叙爲別卷，自此至《狂醉》，皆是夕所賦）^{(一)①}

九月閑宵初向火，一樽清酒始行杯^②。憐君城外遙相憶，冒雨冲泥黑地來^③。

錄自《元氏長慶集》卷一六

[校記]

(一) 擬醉：本詩各本，包括楊本、叢刊本、《萬首唐人絕句》、《全詩》之詩題，未見異文，但《萬首唐人絕句》依照其體例，未引錄題下注文。

[箋注]

① 擬：揣度，推測。《易·繫辭》：“擬之而後言，議之而後動。”孔穎達疏：“聖人欲言之時，心擬度之而後言也。”揚雄《法言·孝至》：“君子動則擬諸事，事則擬諸禮。”司馬光注：“擬，度也。” 醉：飲酒過量，神志不清。劉伶《酒德頌》：“無思無慮，其樂陶陶。兀然而醉，豁爾而醒。”韓愈《感春四首》四：“數杯澆腸雖暫醉，皎皎萬慮醒還新。”“與盧子蒙飲于竇晦之”五句：盧子蒙與竇晦之，都是元稹的朋友，這時都在洛陽。時當九月，元稹與盧子蒙兩人都因喪妻而情緒低落，盧子蒙自洛陽城外冒雨黑夜而來，作爲新單身漢的元稹無法招待自己的朋友，於是另一個朋友竇晦之就成了當然的主人。過去的人們，其中自然包括劉麟父子，一直以爲“十九首”是元稹一人所作，於是東拼西湊，竭力尋找，却一直難以够數。我們以爲，所謂“十九首”，其實是三人醉後一共賦詩十九首，“子蒙叙爲別卷”，別卷不可能祇有元稹一

人的詩篇，而同為詩人的盧子蒙與竇晦之却無一篇一句？由於元稹詩篇的散佚散失，由於盧子蒙與竇晦之詩篇的散佚散失，今天已經無法知道元稹究竟作了幾篇？具體篇目又是哪些？盧子蒙與竇晦之又作了哪些？具體篇目又是什麼？這就是所謂“十九首”真相。而且今天元稹詩文集成的《狂醉》，從內容上來考察，也根本不是元稹自己說的《狂醉》，元稹自己說的《狂醉》，估計已經散失。

② 閑宵：閑空而無正事的夜晚。元稹《贈呂二校書》：“七年浮世皆經眼，八月閑宵忽並床。語到欲明歡又泣，傍人相笑兩相傷。”賈島《宿姚合宅寄張司業籍》：“閑宵因集會，柱史話先生。身愛無一事，心期往四明。”向火：烤火。白居易《酬夢得窮秋夜坐即事見寄》：“焰細燈將盡，聲遙漏正長。老人秋向火，小女夜縫裳。”李群玉《與三山人夜話》：“靜談雲鶴趣，高會兩三賢。酒思彈琴夜，茶芳向火天。”樽：盛酒器。李白《前有樽酒行二首》一：“春風東來忽相過，金樽綠酒生微波。落花紛紛稍覺多，美人欲醉朱顏酡。”劉禹錫《缺題》：“故人日已遠，窗下塵滿琴。坐對一樽酒，恨多無力斟。”清酒：清醇的酒。劉禹錫《酬樂天偶題酒瓮見寄》：“從君勇斷拋名後，世路榮枯見幾回？門外紅塵人自走，瓮頭清酒我初開。”張籍《和長安郭明府與友人縣中會飲》：“一尊清酒兩人同，好在街西水縣中。自恨病身相去遠，此時閑坐對秋風。”行杯：指傳杯飲酒。李白《與夏十二登岳陽樓》：“雁引愁心去，山銜好月來。雲間連下榻，天上接行杯。”王琦注：“傳杯而飲曰行杯。”羅隱《江亭別裴饒》：“行杯且待怨歌終，多病憐君事事同。衰鬢別來光景裏，故鄉歸去亂罹中。”

③ 憐：喜愛，疼愛。白居易《翫半開花贈皇甫郎中》：“勿訝春來晚，無嫌花發遲。人憐全盛日，我愛半開時。”曾鞏《趵突泉》：“滋榮冬茹溫常早，潤澤春茶味更真。已覺路傍行似鑿，最憐沙際湧如輪。”君：即盧子蒙，君是對對方的尊稱。張紘《和呂御史詠院中叢竹》：“聞君庭竹詠，幽意歲寒多。嘆息為冠小，良工將奈何？”武平一《錢唐永

昌》：“聞君墨綬出丹墀，雙鳥飛來佇有期。寄謝銅街攀柳日，無忘粉署握蘭時。”城外：都城之外，這裏指洛陽城外。王昌齡《梁苑》：“梁園秋竹古時烟，城外風悲欲暮天。萬乘旌旗何處在？平臺賓客有誰憐？”張繼《楓橋夜泊》：“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父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”相憶：相思，想念。《樂府詩集·飲馬長城窟行》：“長跪讀素書，書中竟何如？上言加餐飯，下言長相憶。”杜甫《夢李白二首》一：“故人人我夢，明我長相憶。君今在羅網，何以有羽翼？”冒雨：冒著大雨。賈島《望山》：“南山三十里，不見踰一句。冒雨時立望，望之如朋親。”儲光羲《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》三：“野老本貧賤，冒雨鋤瓜田。一畦未及終，樹下高枕眠。”冲泥：踏着泥濘的道路。白居易《酬韓侍郎張博士雨後遊曲江見寄》：“小園新種紅櫻樹，閑遶花行便當遊。何必更隨鞍馬隊，冲泥蹋雨曲江頭！”白居易《雨中携元九詩訪元八侍御》：“微之詩卷憶同開，假日多應不入臺。好句無人堪共詠，冲泥蹋水就君來。”黑地：夜晚摸黑。王建《過喜祥山館》：“夜過深山算驛程，三回黑地聽泉聲。自離軍馬身輕健，得向溪邊盡足行。”曹唐《和周侍御買劍》：“青天露拔雲霓泣，黑地潛擎鬼魅愁。見說夜深星斗畔，等閑期克月支頭。”

[編年]

《年譜》編年本詩於元和五年“元稹赴江陵途中”，其下云：“《擬醉》云：‘……’與元稹赴江陵的季節不合……但……元稹明明說與《狂醉》是一個晚上寫成的。可見這五首詩，有詠眼前景（如《狂醉》），有詠過去事（如《同醉》）……或亦在‘十九首’之中。”《編年箋注》對本詩沒有編年說明，但排列在元稹出貶江陵途中詩《襄陽道》之後、元和五年六月十四日所作《泛江玩月十二韻》之前，也算是編年元稹貶赴江陵途中的詩篇吧！未見《年譜新編》對本詩編年。

我們以為，本詩應該作於元和四年九月間，當時元稹的妻子韋叢

剛剛亡故不久，盧子蒙也新喪了妻子，因此兩個單身漢在朋友竇晦之家中借酒澆愁，於是才有了這篇詩歌。而《年譜》、《編年箋注》視“九月閑宵初向火”而不見，硬是將發生在九月的事情拖到第二年的四月來編年，豈不荒唐！而《年譜新編》對不易編年的詩篇，竟然採取迴避的態度。《年譜》、《編年箋注》、《年譜新編》這樣隨意編年如此隨便定論，古人詩歌是不是一個可以讓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？

◎ 懼醉(答盧子蒙)^{(一)①}

聞道秋來怯夜寒，不辭泥水爲杯盤^②。殷勤懼醉有深意，愁到醒時燈火闌^③。

錄自《元氏長慶集》卷一六

[校記]

(一) 懼醉(答盧子蒙)：楊本、叢刊本、《全詩》同，《石倉歷代詩選》詩題同，下無注文。

[箋注]

① 懼醉：義同“怕酒”。元稹《遣病十首》四：“昔在痛飲場，憎人病辭醉。病來身怕酒，始悟他人意。”白居易《對酒自勉》：“榮寵尋過分，歡娛已校遲。肺傷雖怕酒，心健尚誇詩。” 懼：恐懼，害怕。《詩·小雅·谷風》：“將恐將懼，維予與女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》：“公孫衍、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！一怒而諸侯懼，安居而天下熄。”戒懼。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”憂慮。韓愈《題歐陽生哀辭後》：“凡愈之爲此文，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，又懼其泯滅於後也。”本詩的關鍵是最後一句，爲什麼害怕喝酒害怕喝醉，那就是

酒醒之後更加痛苦更加憂愁。實際上，不喝酒無法打發憂愁，不喝醉難於忘記憂愁。詩人的痛苦詩人的憂愁是客觀存在，絕不是喝酒喝醉就能够解决的。

② 聞道：聽說。杜甫《秋興八首》四：“聞道長安似弈棋，百年世事不勝悲。王侯第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異昔時。”皇甫冉《送令狐明府》：“行當臘候晚，共惜歲陰殘。聞道巴山遠，如何蜀路難！”秋來：入秋以來。張諤《九日》：“秋來林下不知春，一種佳遊事也均。絳葉從朝飛着夜，黃花開日未成旬。”王維《相思》：“紅豆生南國，秋來發幾枝？願君多採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怯：害怕，畏懼。《朱子語類》卷一三二：“虜人大敗，方有怯中國之意。”宋之問《渡漢江》：“嶺外音書斷，經冬復歷春。近鄉情更怯，不敢問來人。”夜寒：夜晚逼人的寒氣。張籍《宿邯鄲館寄馬磁州》：“孤客到空館，夜寒愁卧遲。雖沾主人酒，不似在家時。”元稹《和樂天別弟後月夜作》：“聞君別愛弟，明天照夜寒。秋雁拂檐影，曉琴當砌彈。”不辭：不辭讓，不推辭。司馬相如《喻巴蜀檄》：“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，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。”張說《襄陽路逢寒食》：“去年寒食洞庭波，今年寒食襄陽路。不辭着處尋山水，祇畏還家落春暮。”泥水：帶泥土的水。孟郊《至孝義渡寄鄭軍事唐二十五》：“咫尺不得見，心中空嗟嗟。官街泥水深，下脚道路斜。”元稹《遣行十首》六：“暮欲歌吹樂，暗冲泥水情。稻花秋雨氣，江石夜灘聲。”杯盤：杯與盤，亦借指酒肴。元稹《遣病十首》三：“怕酒豈不閑？悲無少年氣。傳語少年兒，杯盤莫回避。”劉禹錫《和樂天洛下雪中宴集寄汴州李尚書》：“洛城無事足杯盤，風雪相和歲欲闌。樹上因依見寒鳥，坐中收拾盡閑官。”

③ 殷勤：懇切叮嚀。章碣《春別》：“柳陌雖然風嫋嫋，葱河猶自雪漫漫。殷勤莫厭貂裘重，恐犯三邊五月寒。”陸游《弋陽縣驛》：“久客愁心端欲折，何時笑口得頻開？殷勤記着今朝事，破驛空廊葉作堆。”深意：深刻的含意，深微的用意。《後漢書·李育傳》：“嘗讀

《左氏傳》，雖樂文采，然謂不得聖人深意。”元稹《苦樂相倚曲》：“未有因由相決絕，猶得半年佯暖熱。轉將深意諭旁人，緝綴疵瑕遣潛說。”醒時：酒醒之後。元稹《酒醒》：“飲醉日將盡，醒時夜已闌。暗燈風焰曉，春席水窗寒。”白居易《仇家酒》：“年年老去歡情少，處處春來感事深。時到仇家非愛酒，醉時心勝醒時心。”燈火：燃燒着的燈燭等照明物，亦指照明物的火光。楊巨源《秋夜閑居即事寄廬山鄭員外蜀郡符處士》：“墜葉寒擁砌，燈火夜悠悠。開琴弄清弦，窺月俯澄流。”蘇軾《水調歌頭》：“昵昵兒女語，燈火夜微明。恩冤爾汝來去，彈指泪和聲。”闌：將盡，將完。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“酒闌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。”劉禹錫《同樂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》七：“何處深春好？春深刺史家。夜闌猶命樂，雨甚亦尋花。”又作晚、遲解。謝莊《宋孝武宣貴妃誄》：“白露凝兮歲將闌。”李善注：“闌，猶晚也。”

[編年]

《年譜》編年本詩於元和五年“元稹赴江陵途中作”，理由是：“……由此類推，《先醉》至《病醉》七首（按：《懼醉》亦在七首之內），所詠雖非一時一事，或亦在‘十九首’之中。”《編年箋注》編年云：“《擬醉》題下注：‘與盧子蒙飲於寶晦之，醉後賦詩共十九首，子蒙叙為別卷，自此至《狂醉》，皆是夕所賦’按所稱五首，或詠眼前景，或詠過去事，由此類推，疑《先醉》及以下六篇（按：《懼醉》亦在六篇之內），亦在十九首之列，俱作於元和五年（八一〇）貶江陵途中。見卞《譜》。”《年譜新編》編年本詩“元和四年秋洛陽作”，理由是“詩云：‘聞道秋來怯夜寒。’”

我們以為“聞道秋來怯夜寒，不辭泥水為杯盤”云云，正與《擬醉》“九月閑宵初向火……冒雨冲泥黑地來”所述相一致，兩詩應該是同一個晚上所作，亦即作於元和四年九月的某個晚上，地點在洛陽寶晦之的家中。《年譜》、《編年箋注》所謂作於元稹貶江陵途中云云，時間應該在元和五年的三月，與“秋來”無涉，無異於白日說夢而已。

《年譜新編》的編年意見確實與我們基本一致，但應該說明的是，關於本詩的編年，我們已經在《聊城師院學報》二〇〇〇年第六期的《元稹詩文編年新解》一文中得出了明確無誤的結論，現將我們的有關文字引錄在下面，供大家辨別：“同樣《懼醉》題下注云‘答盧子蒙’，又有‘聞道秋來怯夜寒，不辭泥水爲杯盤。殷勤懼醉有深意，愁到醒時燈火闌’之句，與《擬醉》的‘九月閑宵初向火，一尊清酒始行杯。憐君城外遙相憶，冒雨冲泥黑地來’所述相同，也可以定爲同時之作。這就是今天見到並且能夠確定的盧子蒙‘叙爲別卷’的十九首詩歌的僅存者。”時過四年，於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才出版的《年譜新編》一反與《年譜》、《編年箋注》保持一致的習慣做法而提出異見，而這“異見”顯然以他自己獨有的手法，採用了我們的勞動成果，但却又不作任何的說明，這實在是很不應該的。

◎ 勸 醉^①

寶家能釀銷愁酒^(一)，但是愁人便與銷^②。顧我共君俱寂寞^(二)，只應連夜復連朝^③。

錄自《元氏長慶集》卷一六

[校記]

(一) 寶家能釀銷愁酒：楊本、叢刊本、《全詩》同，《萬首唐人絕句》作“寶家能釀銷愁酒”，元稹在洛陽，曾經與盧子蒙多次光顧寶晦之家喝酒，“寶家”顯然是“寶家”之誤，不從不改。

(二) 顧我共君俱寂寞：《萬首唐人絕句》同，楊本、叢刊本、《全詩》作“願我共君俱寂寞”，語義不通，不從不取。

[箋注]

① 勸醉：憂愁終日而無法解脫，祇能借酒澆愁，求得擺脫，不是酒徒，却勝於酒徒。元結《夜宴石魚湖作》：“醉昏能誕語，勸醉能忘情？坐無拘忌人，勿限醉與醒。”元稹《酬樂天勸醉》：“神麴清濁酒，牡丹深淺花。少年欲相飲，此樂何可涯！”

② 竇家：即竇晦之家，排行十二，元稹的朋友。元稹《劉氏館集隱客歸和子元及之子蒙晦之》：“濕墊綠竹徑，寥落護岸冰。偶然沽市酒，不越四五升。”元稹《西歸絕句十二首》一〇：“寒窗風雪擁深爐，彼此相傷指白須。一夜思量十年事，幾人強健幾人無（宿竇十二藍田宅）？”元稹與盧子蒙在竇晦之家飲酒，供應酒菜自然是主人的職責與義務，故言“能釀銷愁酒”。銷愁：亦作“消愁”，消除憂愁。李白《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》：“抽刀斷水水更流，舉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稱意，明朝散髮弄扁舟。”白居易《對酒》：“未濟卦中休卜命，參同契裏莫勞心。無如飲此銷愁物，一餉愁銷直萬金。”愁人：心懷憂愁的人。徐安貞《聞鄰家理箏》：“北斗橫天夜欲闌，愁人倚月思無端。忽聞畫閣秦箏逸，知是鄰家趙女彈。”張先《酒泉子》：“亭柳霜凋。一夜愁人窗下睡。繡幃風，蘭燭焰，夢遙遙。”

③ 顧我共君俱寂寞：此句意謂回顧我與您都是新近喪妻寂寞之極的苦悶之人。盧子蒙喪妻之事，有元稹自己《初寒夜寄盧子蒙子蒙近亦喪妻》可證：“月是陰秋鏡，寒為寂寞資。輕寒酒醒後，斜月枕前時。倚壁思閑事，回燈檢舊詩。聞君亦同病，終夜遠相悲。”寂寞：冷清，孤單。曹植《雜詩五首》四：“閑房何寂寞！綠草被階庭。”貫休《偶然作》：“蟬聲引出石中蛩，寂寞門扃葉數重。誰道思山心不切，等閑盡出兩三峰？”連夜：夜以繼日，徹夜。宋之問《廣州朱長史座觀妓》：“歌舞須連夜，神仙莫放歸。參差隨暮雨，前路濕人衣。”蘇軾《中秋月三首》三：“舒子在汶上，閉門相對清。鄭子向河朔，孤舟連夜行。”連朝：猶連日。杜甫《奉贈盧參謀》：“說詩能累夜，醉酒或連